

# 稻之荣光

/ 秦延安

如果说中国的文明产生于麦田,那么水稻便是将中华文明推向灿烂的使者。自它入籍浙江余姚河姆渡,从此,便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以其坚韧的性格,花开四枝,叶落纷飞,行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稻,在中国的历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久远。商代为“稌”,周代为“稻”,意为“以抛种的方法栽培的谷物”,这也是稻区别于其它四谷的特点。稻还喜水而生。《史记·夏本纪》记:“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湿。”《尔雅·翼》有载:“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作为中国人赖以生食的主要粮食,稻的繁衍可谓持续、辉煌。《管子·地员》中记录了10种水稻,宋代的《禾谱》对其品种及栽培技术进行了专业记载,明代《稻品》更是将其发扬光大。

稻离不开水,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江南水乡,气候湿热,土壤肥沃兼有渗透性,稻一年多熟,于是便有了鱼米之乡。虽然历史上南方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可是稻的繁衍,却让南方在三国之后,成为全国粮食主要供应地。唐代韩愈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民间有“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说,足可见稻之地位。据《天工开

物》记载,明末的全国粮食供应,稻米约占7/10。即使在今天,稻在中国粮食供应中仍占很大比例。

稻在水中生,船在水中行。沿着江河水系,它们千里迢迢地走进了东都洛阳、西都长安,走向了北宋汴梁、明清京城。水养着稻,水也载着稻。只要有水的地方,稻就能生存。不管是中国最东的抚远,还是最西的乌恰,亦或最南的三亚和最北的黑河,都有水稻的踪影。顽强坚韧的性格,让稻在不同的地域都能择机而生,在不同的水域长出不一样的米。在南方它叫籼米,又叫南米、机米,体型细长,身材苗条,就像南方人一样水灵;在北方它叫大米,又称粳米、硬米,体型粗短,长相圆润,就像北方汉子一样壮实。不管来自何方,也不管叫什么,都不影响稻在中国人饭桌上的地位。中国现今的杂交水稻栽培技术更是惊艳整个世界。

当春光暖融了大地,和着解冻的河水一并入田的,还有那隐忍一冬的稻种。在贵如油的春雨抚摸下,坚硬的种子发出生命强音,绿遍秧田。经风沐雨,秧苗出落得青翠欲滴,如列队的士兵,齐崭崭,直挺挺,英姿飒爽。清水洗泥,立根重生,从秧田到稻田,看似简单的迁徙,却是秧苗的成人礼。在天光云影的水田里,秧苗站成行行列列,竞相生长,灿烂磅礴。河水隔三差五去访问稻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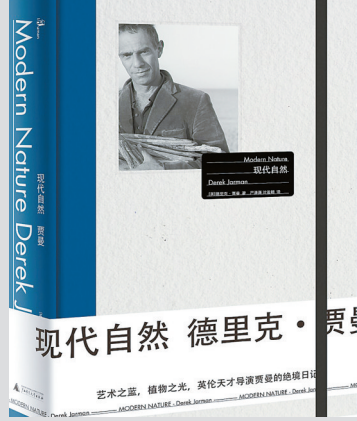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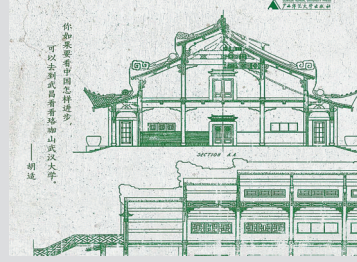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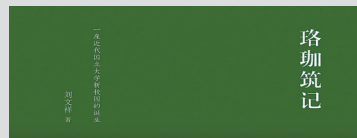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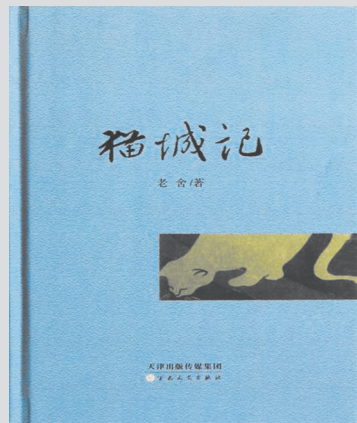
使得秧苗的脚蹼一直隐没于水中。夏日的暴风雨没有让秧苗倒下,反而使它站得更加坚定。三伏天的高温没有束缚住秧苗的脚步,反而让它长得更加壮实。萤火虫飞舞,青蛙鼓腹,“稻花吹早香,风露千万亩”。每片叶子都是蓄积乳汁的海,每粒金黄都包含着忍耐、坚守与汗水。所以,即使硕果累累,稻依旧谦卑。当金黄稻谷碾成了白米,无数新生命便走进人们的寻常日子里。

稻谷的孕育蜕变充满了艰辛,诗人们化苦为乐。范成天歌咏“吉日初开种稻包,南山雷动雨连宵”,初夏的雷雨,成为稻谷生命征程中的伴奏曲。“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蛙鼓虫鸣中,扑鼻的稻花香传递着辛劳、坚守与汗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看着粮仓里堆满的稻谷,杜甫的眼里满是香喷喷的白米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稻米被心灵手巧的国人做成各种美食。一碗白粥配些肉松酸菜,便是早餐。一碗白米饭就着各种菜肴,便成一顿午饭。此外,还有泡饭、炒饭、盖浇饭。过节时,还有元宵、年糕、粽子。一样米能养百样人,普通的稻米一样能丰富国人的味蕾。

从稻谷变成白米,一粒稻谷经过了苦夏的历练;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一株稻子等待了两千多年。其实,稻之荣光不仅在于喂养了乡村和城市,还有滋养生命背后沿袭的轨迹,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新生和启示。

本版电邮  
zhbookworm\_123@163.com



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

- 1.《美国陷阱》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法]马修·阿伦 著 毕淑敏 著
- 2.《小飞机,欧洲行》 毕淑敏 著
- 3.《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 [美]约翰·卡雷鲁 著 沈西城 著
- 4.《金庸往事》 沈西城 著
- 5.《读孩子们的书》 [日]河合隼雄 著
- 6.《寻找白岩松》 刘楠 著
- 7.《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 [英]霍吉淑 著
- 8.《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 著
- 9.《情商职场沟通术》 林开平 著
- 10.《孤独的吃吃吃》 王蒙、郭兮恒 著

珠海书城 3260066  
湾仔沙书城 2255225  
新华书店天虹店 8866883  
KINHUA BOOKSTORE 新华书店书店 3230081

## 如夏花般绚烂

/ 贾登荣

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47岁,英国电影导演兼诗人、画家、植物学家德里克·贾曼的艺术生命正如日中天,却查出感染艾滋病,“我的混乱感觉已逼近紧急状态:公开宣布自己感染艾滋病这一事件催生了这种状态……我整个人已经被改变了,沉醉于伏特加的那些疯狂之夜,现在成为一种恼人的回忆。”

不过,当贾曼来到海边住所后,与大海、植物、昆虫朝夕相处,得到浸润,很快走出阴影。“我从未如过去的一周这般快乐。我抬起头,望见的是窗外2月阳光下那深蓝色的大海,而今天又看到了第一只熊蜂,种下的熏衣草和火炬花。”与病魔搏斗,他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见闻、思想,写出了《现代自然》。

《现代自然》文字优美,具有电影画面感,描绘大自然的妖娆多情,传达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温暖。“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我想要歌颂一下我们的这个天堂角落,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花园一角。”贾曼成天漫步于大海边的花园,种了石莲花、景天、石竹、虎耳草、剪秋罗、桂竹香、紫鸾尾、金盏花、咖喱草、芸香、洋甘菊、旱金莲,心情渐渐开朗。作者写道:“醒来便见清澈的蓝天。去海滩上收集石头,回来种上了一圈薰衣草,再用丝兰点缀出后方的边界。这真是令人开心的早上。”“卵石滩上缀满了熠熠生辉的晨露。一片灰蓝的晨雾浸洗着柳树,云雀飞起。金色番红花蔓生成片,一只瓢虫沐浴于淡蓝色的玻璃苔丛中——褪色柳伸展开了。”从贾曼心境变化中可以看出,大自然是天然疗养院,让人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迷人风景,还治愈人的心病,战胜人的恐惧,享受人生快乐。

《现代自然》中记录,在生命走到尽头时,贾曼还坚持与制片人、演员一起研究剧本,虽然几乎失明,依然拍完最后一部电影——《蓝》,从容告别人间。

其实,病魔对贾曼的摧残相当厉害,“我像个八旬老翁,力气不接下气。”他无法入眠,“在吗啡衍生物的助力与煽动下,夜梦变得愈发咄咄逼人,魔鬼在这屋子里潜伏着。”就是在这样难受的日子里,他又回到海边的花园,“我又沿着小径向海滨踱去。一路上有芒果树、野荨麻、山萝卜、菁草、蓬子草、红花与白花三叶草、龙须菜、野豌豆、黑芥子以及甘菊”。在大自然的慰藉下,贾曼走完了如夏花般绚烂的人生之旅。

## 珞珈“石头记”

/ 年世墨

武汉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校园”,湖山、草木、人文、风物……无一不美,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它壮丽华美的建筑。刘文祥《珞珈筑记》全景式展现武汉大学立项、选址、筹款、建设过程,是一部令建筑说话的“石头记”。作为武大毕业生,刘文祥在资料收集、实地考察方面有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十年武大时光令他同武大建立起一种默契,使得他的武大建筑研究多了些融入,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

鲜为人知的是,武汉大学立项之初原本定名为湖北大学,“在行政属性上也已出现了明显的省立化倾向”(刘文祥)。是蔡元培敏锐捕捉到这一倾向,果断定名“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命了筹备委员会人选。

位于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依山傍水,是一绝美所在。关于它的选址,如今仍流传着李四光包专机低空盘旋考察,最终选定珞珈山一带作新校址的文艺化描述。刘文祥爬梳故纸,理清头绪,为我们再现了曲折选址过程:李四光首提洪山,叶雅各建议珞珈山南东湖嘴到卓刀泉一带,武大总建筑师开尔斯确定珞珈山北以狮子山为中心的丘陵地带。这一过程中,经闻一多先生妙手,将鹭驾山更名为珞珈山,并一直沿用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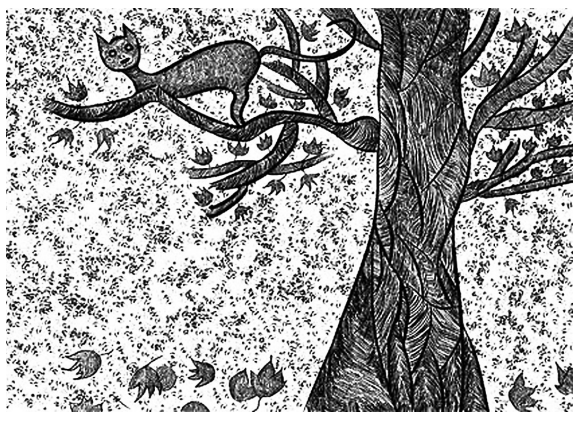
在研究中,刘文祥还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对武大建筑风格的影响,即建筑“大抵以中国式为主,而以外国式副之;中国式多用于外部,外国式多用于内部”。美国建筑师开尔斯忠实地贯彻了这一理念,他设计的武大建筑既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韵味,又杂糅了西式元素。尽管由于他对中国古典风格认识肤浅,设计中不乏不伦不类之处;又由于贯彻校方对建筑“充分求美性表现”的要求,出现了外观与功能的矛盾,但,谁也无法否认武大校园的中国风貌,无论谁来评,一眼可知它是一座地道的中国大学。

当然,武大的建立绝不仅仅只是建设一座文雅校园那么简单。正如刘文祥所说,“当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近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中面临何去何从的彷徨之时,大学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和开始沿思想文化的交汇之所,从一开始便有意或无意地承载了引导中华文明在近代转型之路上前行的历史重任。”

## 走进“荒岛书店”

/ 刘云燕

每去一个陌生地方,必去书店。在浩瀚书海里,可寻得这个地方的来世今生,寻得其气质与特点。去青岛,特意拜访老舍故居,没想到在老舍故居旁,竟有一家书店,名“荒岛”,黄灰色外墙,红褐色门窗,实木招牌看上去十分简易。



一踏入书店,感觉极为安静、低调,也仿佛一下子回到上世纪30年代,到处是实木老家具的陈设,老舍、萧红等作家肖像陈列书架上,《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是镇店之宝。

如果细细听,一部老式播放机正缓缓播放着老舍作品。几支绿萝插在透明玻璃瓶里,生机勃勃。绿萝旁边的墙上,展示的是老舍当年写《骆驼祥子》的手迹。时光荏苒,字迹却历历在目。这里有很多线装书,还有发黄的稿纸。老舍作品诸如《骆驼祥子》《猫城记》等,让人爱不释手。

## 真实的自己在哪里

/ 肖承森

《聊天记录》里的女主人公弗朗西丝总喝一种饮品:胡椒薄荷茶。我们这些生活在茶国的人,绞尽脑汁都想象不出这种茶的味道。就像我们起初阅读弗朗西丝的生活,讶异多于理解。

弗朗西丝21岁,大学尚未毕业,写小说,利用晚间业余时间酒吧登台表演诗朗诵,还兼职文化经纪工作。她与同居女友博比一起认识了记者梅丽莎和她的丈夫、演员尼克。小说围绕这四个人关系展开。

弗朗西丝说,“在危机时,我们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决定,我们究竟要爱谁。”从原生家庭角度来说,弗朗西丝缺乏爱。父母在她很小时离异。父亲是大醉鬼,喝多了就动手打人,且谎话连篇。母亲在父亲喝多时,也总是抱怨这个女儿不够好。因此,弗朗西丝从小就是讨好型人格,从不反抗父母的“暴行”。

上大学时,弗朗西丝遇见了博比。这个姑娘真是酷,思想新潮,特立独行。好家境的博比,面对弗朗西丝,优越感油然而生。弗朗西丝依赖博比,她把博比当成港湾——可以躲在博比的刻薄下数伤痕,是她的幸福终点站。

男女之间的爱往往自然而然。弗朗西丝与尼克互相吸引,并非俗世中渣男与小三的爱恋。尼克在痛苦的婚姻中,患上了精神疾病,但仍然与妻子梅丽莎生活在一起。尼克有胆怯的一面,习惯了梅丽莎的强势,或许那样他才感觉安全。有时候,宁愿躲在安全区承受痛苦,

书店不大,书架上密密匝匝,有的书还摆放在临时搭起的小台子上,小台子铺着蓝印花布,素雅,一两束干花点缀其间。我安静站书店里,慢慢翻书,仿佛时光就此停止。据说这家小小的“荒岛”书店开业于1933年,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所创办,大概因为当时青岛文化落后,店主认为开书店需披荆斩棘,故名“荒岛”。书店吸引来众多对新文学情有独钟的年轻人,犹如雾中的灯塔,为年轻人指引着方向。

“荒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时,老舍是常客,闲暇时总来这里小坐。1936年,先生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专心写《骆驼祥子》,稿纸用完之后,就到“荒岛”购买。这便是手稿本中出现的第二种稿纸——青岛荒岛书店制。那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洪深、赵少侯,在中学执教的王统照、汪静之、孟超,担任小学校长的王亚平,以及在《晨报》编辑副刊的萧军,在《民报》任副刊编辑的于黑丁,都是“荒岛”的常客。

这家小小的书店还与萧红、萧军结缘。1934年他们来到青岛,生活与工作相对稳定,萧军在创作《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在上海见过鲁迅先生的孙乐文,建议萧军把书稿寄给鲁迅先生,并为保护萧军起见,建议把通讯地址写为“荒岛书店”。从此,萧红、萧军不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还成为上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作家。萧军在回忆青岛生活时,写下诗句“夜气如磐怀故垒,青灯坐时细论文”。这故垒,便是“荒岛书店”。

貌不惊人的小书店,竟然藏有如此深厚的人文、历史。一家书店,可以照亮几代人的思想。信然。

也不愿去外面的世界迎接挑战,是软弱人性使然。

弗朗西丝是当代爱尔兰社会典型的“丧”青年,有强烈的敏感和自我意识。她一直在复杂的四角关系中寻找自己。弗朗西丝说,“我才21岁,没有成就和财产能证明我是个大人物。”那么,我是谁?便成了弗朗西丝在整部小说中对自己的追问,也是要与自己和解的主要矛盾。

虽然弗朗西丝与尼克的关系属于不伦之恋,但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他们彼此的依赖、克制与痛苦。因此,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也暗示:两性之间的吸引,并非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

作者萨莉·鲁尼是“90后”作家,凭借《聊天记录》成为英国图书奖、科斯塔图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聊天记录》呈现了年轻人一种迷茫的生活状态,就像当年获得芥川奖的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丝山秋子的《我在海上等你》和吉田修一的《公园生活》一样。青山七惠的小说还掀起了关于“飞特族”的思考。飞特族,就是指想要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生活的年轻人。事实上,弗朗西丝也是飞特族的一种代表,只不过科技进步,让年轻人的沟通方式起了变化,可以通过电邮、短信交流思想。

也许有许多读者不喜欢《聊天记录》,因为故事中的道德标准与传统文化有差异。但这的确是当代年轻人,以及当今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呈现。弗朗西丝在小说中不禁哀叹“原来我是这一种人”。我们在批判弗朗西丝的时候,审视过自己吗?我们的心里有什么答案吗?

人生可能只有一道难题要一直做下去,那就是:找自己。